省國費一 冗兵冗官冗食冗役附

○易損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臣若水通曰此文王損卦之彖辭示人於損下益上之時當儉其用也二簋者禮之至薄也享者祭享也言當損之時旣損下以益上矣夫旣損下而益巳則已亦當自損其用然當何所損哉雖二簋之至薄亦可以用於祭享也夫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多儀備物以表其誠者也雖多儀而誠不足則神不享矣雖損其物而誠敬益至也則神必享矣故曰

昜之用二簋可用享夫於祭祀能損其用如此則其他賓客軍國之用可知矣故於宮室而知損則無峻宇雕墻於飲食而知損則無酒池肉林於征伐而知損則無窮兵黷武凡當損之事皆能損之以節用矣

○節彖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傳節之彖而極言節之道也天地一氣之運而節也者陰陽之相推也寒極則節之以暑爲春爲夏暑極則節之以寒爲秋爲冬分至啓閉不爽其候而春

夏秋冬之四時成矣體天地之節者聖人也
人有無窮之欲聖人有一定之節名物器用
各循其制度之則故財以給用者有常經而
民之輸財有常賦不至於掊克民之膏脂而
虐害其下矣是故節之道大矣天地之成歲
功聖人之成治功夫豈能外於節也哉

○詩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
哉曷月予還歸哉

臣若水通曰此平王遣畿內之民以戍申國
而戍者怨思之辭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
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者屯兵

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毋家也懐思也
詩言彼水之悠揚而室家則不與我而俱往
戍於申乎遂懐思不已而嘆其何月而得歸
也蓋畿内之民不可戍也平王遣之而遠爲
申侯以戍守徒知有毋而不知有其父知有
申侯立已之恩而不知斯民爲邦國之本師
行而糧食役冗而民勞傷財害民莫甚於此
則民心安得而不怨哉後之人君宜以此詩
爲鑒戒以省役節財爲得民保國之計焉可
也

○大雅桑柔維彼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順

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臣若水通曰此芮伯刺厲王之詩惠順也順
於義理也宣徧也猶謀也相輔也狂惑也古
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苟非其人而徒備其員
則冗矣官冗則食冗以有限之民財而供無
益之冗費非生財之道也故詩言維此順理
之君秉持其公心以宣徧其謀猶以謹慎考
察其輔相之臣其能與否也必衆以為賢者
而後用之而所謂冗濫者在所必汰矣彼不
惠順義理之君秉心不公為謀不審自是其
私見而以為善自有其肺腸而不通衆志於

沙汰之法或疎如此事本一人之職或倍之
數員此官本不可充位猶姑留在職徒以虛
糜廩祿而無益於事所以使民眩惑卒至於
狂亂所謂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得
罪於民者不少矣故欲節冗費者在省冗官
爾
○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
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臣若水通曰此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
親命太師以三公治其軍事也卿士即皇父
之官也太祖始祖也曰南仲太祖者稱其世

功以美大歆動之也太師皇父之兼官而皇父其字也整治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戎兵器也夫國家之事莫重於軍而其費亦莫甚於軍宣王之伐淮夷也赫赫其威明明其整蓋王命卿士有南仲太祖者承世功之藉有太師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選其精銳汰其冗濫簡其什伍脩其器械以除淮夷之亂以惠南國之人焉若宣王可謂深得治兵之法者也此其所以兵不冗食不濫而動有功大振中興之業豈無自而然哉

○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

臣若水通曰此魯莊畏齊之來侵故浚洙水以備之也洙水名在魯北通齊之路也胡安國曰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臣謂安興民役則濫費國用匪但搖邦本又將傷其心蠧其根株而邦國隨以滅亡也可不戒哉

○莊公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臣若水通曰此山戎伐燕齊桓公救之遂往

伐爲然則曷爲而書譏妄用兵也曷爲知其
譏也夫山戎燕之外戎也以齊至燕之邊千
里之外矣王者不治夷狄不窮兵於遠今齊
爲山戎不職貢於燕之故上無天子之命下
無與國之會而率意妄興師於千里之遠以
伐帝王不治之夷勞中國而事夷狄舍近政
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勞人
費食有不可勝言者矣後之人君宜以齊侯
爲戒也

○莊公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
築臺于秦

臣君水通曰胡安國云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爲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臣謂莊公末年無敵國外患之警肆其崇侈縱欲之心一歲三時築臺于郎于薛于秦者凡三焉其勞民也費時也傷財也亦三大焉春秋書之其譏之不一而足矣夫長府之爲重本也閔子猶止之曰何必改作蓋恐其勞民傷財也莊公爲民父母不能休養而生息之國已非

矣又重以一歲築臺之三役其何以為民父
毋哉
○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
臣若水通曰何以書譏益兵也魯成憂齊雖
方殷慮武事之未備于是作丘甲以備乎齊
焉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
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
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一成之賦也今焉增
一甲於一丘之内取百人於一甸之中兵愈
冗而食愈費矣故書作以譏之也
○禮記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

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
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臣若水通曰古者國用之制於冢宰而用未
嘗不足何也隨其凶豐量入以爲出今之賦
幾倍於古矣而大司農動必告乏何也出入
無經故也夫人之常情其貲少饒其欲寖廣
一旦而荒歉以民力有限之積爲情欲無窮
之求其何以能支之哉是以民窮而歛急歛
急而用益困即有緩急則束手無措必至於
僨事矣言國計者尙其念之哉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

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
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
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
樂

臣若水通曰蓄積也國非其國者言財不足
以守之也一年三年之食謂其餘積如此也
通三十年之耕則有九年之蓄矣故雖有水
旱民無菜色以其有備也如是則國用長足
民生可遂而人君之食乃可下咽天子食日
舉以樂者萬物得其所然後和故樂日作焉

○月令曰收禄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臣若水通曰此季秋之令也收謂奪之也祿秩不當謂不應得而濫錫之者供養不宜謂僭侈踰制者夫國用之不足冗食蠹之也人君欲足國用而不去其所以蠹財者而惟財之務是猶以水注漏巵而欲其滿也其可乎故祿秩有定序而於不當者則收之不應得而濫錫之者無有矣供給各有常分而於不宜者則收之而去侈踰制者無有矣二者既收則國用無濫費有常經而財恒足矣我國家今日因秋旅祿固無有不當不宜者矣抑猶或有之則爲國用無窮之計誠有仰於

聖明之留心遠慮焉

○月令曰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臣若水通曰此孟春之令也稱舉也謂我興兵也不得已而禦寇猶可也若兵自我起是無事而興兵則變天之生道斷地之生理亂人之生事故變天則傷生絕地則傷財亂人則傷力矣其可以不戒乎

○玉藻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臣若水通曰無故者無祭祀賓客享食之事
也無故不殺先王節用之禮也

○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
而不賦士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臣若水通曰年不順成者陰陽不和故五穀
不生也衣布着布衣也上以竹爲笏以象飾
本搢本者君插士之笏也關梁者關市魚梁
年凶免其租稅也山澤之利皆不使之賦凡
板築之工皆不舉大夫禁不造車馬皆自貶
以省用也夫君相所以燮理陰陽者也陰陽
不和百穀不蓄君相之責也故節縮財用使

不至於困乏先王之制國用隨其年之豐凶
而節之也
○雜記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於財也視年之凶豐以上下其用仁之至也休戚之極相與流通循之痒痾疾痛然觸則覺之無所不至國有凶荒則殺其禮所乘者駑駘之馬所祭祀者下品之牲所以順變也其心有不容已焉者以其性之一也性一則情通唯先王爲能通天下之情則所存者可識矣若夫民就窮而斂愈急豈所謂仁者損上益下之心哉

○周禮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大宰之職也式者用財之節度也均平也喪荒者有喪及年凶也羞者飲食之物也工者作器物也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也芻秣者養牛馬禾穀也匪頒者王所分賜群臣也好用者燕好所賜予也然皆有節度焉不得以或過也是故用有常經而取有定制上下皆省矣後世此禮既廢而

軍國之用無節至於工事賜予嬿好任其君
喜好之情而不以禮則安能節財之流而使
財恒足也哉

○冬官廩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
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
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冬官廩人之職也六斗
四升曰鬴謂之四鬴三鬴二鬴者一月所食
之米也而其食不能人二鬴者蓋以年之不
足也是故為人上者不忍坐視斯民之困而
畧不加之意於是有救荒之術移民以就都

鄙之有粟者又進而告于王凡國之常貴一切省用焉所以上回天變下救民窮雖有饑荒而亦不至於困也後世如梁惠王移民就食而使狗彘食人之食是不免於率獸食人豈先王校邦用之仁哉

○左傳僖公十九年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臣若水通曰梁亡者梁國之滅也不書其主者不書取梁者之國名也土功謂營繕城築

之事溝公宮謂鑿池而塹其宮也子夏云信
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梁伯信未
孚於民役民以土功難矣況又懼之以寇將
襲是又教之以不信矣民以爲厲不亡奚待
然則秦非亡梁也梁自亡爾

○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
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臣若水通曰數之者數曹之罪僖負羈曹之
賢者也軒大夫車也晉數曹不用僖負羈之
賢無德而居大夫之位者三百人也夫朝無
倖位則食者寡國大學生財之道也曹㝡蕃

小國其賦入無幾也一僖負羈而不能用乃
至乘軒者三百人焉甚矣制祿之無經也國
欲不貪得乎晉文公入而數其罪也宜矣

○國語晉語史蘇曰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
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竭勞以致死
臣若水通曰昔者謂古明王也爲百姓爲百
姓除害也欣欣戴也傳曰以佚道使民雖勞
不怨先王利用征伐除殘去暴凡以爲民也
故勞而能忘死不怨殺獻公之伐驪戎是亦
不可以已乎又使太子將下軍其賦親罷民
莫甚焉爲國者宜以爲戒

士薦曰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者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

臣若水通曰左右左右部也不知者敵不能窺其有闕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釁隙也軍法進旗鼓行數過數則有隙凶恐懼也退卻也夫軍有左右左右各專則有闕從而補之是以變合無迹敵莫能窺兵之神妙也苟以下軍貳上軍則有掣肘有闕而莫知從補則釁彰而敵入豈善治軍者乎

○晉語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省用足財

臣若水通曰屬會也賦授也授職事任有功也棄責除其宿責也施施德也舍舍禁也分寡分少財也救乏救之絕也振拯也拯淹滯之士也匡正也正窮困之人也輕關輕其關稅也易道除盜賊也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也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而省費之道無弗具焉且國何以用曰財財何以充曰儉苟費出無經則公私並耗國求其植得乎

故善理財者去不急之官省無益之費而冗兵冗役一切檢制然後用舒而財足也君天下者可不以是爲首務乎

○魯語仲尼曰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

臣若水通曰力謂徭役以夫以夫家爲數也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又議其鰥寡孤疾而不役也征徵鰥寡孤疾之賦也已止也無軍旅之出則止而不賦夫力役之征聖王所不免而又議其人與力焉征之者義也議之者仁也仁義並行帝王之術也故閭左亡

秦景陽亡隋征力于民者可不法仲尼之訓乎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八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九

省國費二 冗官冗食冗兵冗役附

○漢武帝元封元年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傳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踴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臣若水通曰議奏者謂其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漢武帝以弘羊言利而寵之以賜爵

用其計盡籠天下之利與民爭利盡錙銖矣
及其巡狩所過賞賜幣帛金錢以巨萬計非
所謂如泥沙乎然而取之盡則足以斂怨用
之費人亦不以爲恩向無輪臺之悔漢其爲
秦乎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
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其
漢武與弘羊之謂乎

○新莽二年王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
孫惠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嚴尤諫曰匈奴爲
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
三家周秦漢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

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今天下比年饑饉北
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莽不聽
臣若水通曰嚴尤三策呂祖謙謂其所言誠
是也其所與言之人則非也信矣臣愚獨取
其所謂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及比年饑饉
大用民力之語蓋夷狄可不必征征必師行
糧食費多食於饑饉之年與勞民力於萬里
之外無一可者也後世好大喜功之君其亦
可以爲戒哉
○漢光武建武二年冬十月詔徵鄧禹還曰愼毋
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

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之憂也無得復妄
進兵

○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
百姓遭難戸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
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
長吏者幷之於是幷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
置其一

臣若水通曰建武二年之詔罷兵而以飽待
饑六年之詔省官而以寡御衆斯二計者皆
不易之良圖也其成中興之業光復舊物不
亦宜乎夫外無冗兵朝無冗員則所謂食之

者寡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世祖罷兵省官之詔眞可以爲人主足國之法矣

○建武十三年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脩建武十年光武欲脩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

臣若水通曰春秋重民力謹土功光武於兵革既息之餘調役務從寬簡議脩汴河亦以諫止則所以勞民力傷民財者鮮矣其亦仁矣哉

○建武二十七年五月詔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

者疆今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
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
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臣若水通曰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伐罪弔民
不得已而用之也無事而興兵則費國家之
財戕生民之命可勝言哉若世祖罷邊息民
之詔世之窮兵者可以鑒矣

○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
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臣若水通曰工役之興與食相爲糜費者也
明帝作壽陵惟令流水可謂省役以省大費

者矣至於滹沱之役豈亦不能推其類也乎

○漢章帝建初三年四月罷治滹沱石臼河初顯

宗之世治滹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通

漕太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章帝以鄧訓上言

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全活徒士數

千人

臣若水通曰滹沱之役死者無筭民甚苦之

章帝用鄧訓之言罷其役更用驢輦多所全

活前可以爲戒後可以爲法矣

○章帝建初八年正月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

東平王蒼上疏諫曰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帝

乃止

臣若水通曰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示人不可傷財以害民也夫財者軍國之所賴可謂有益矣章帝欲興大役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果何益乎賴東平一言而止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漢殤帝延平元年六月己未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離宮

別館儲峙米精薪炭悉令省之

臣若水通曰大官典天子御膳者也導擇者導官掌擇御米者也尚方掌作御刀劒諸器物内署掌内府衣服湯官丞主酒屬大官令

臣謂延平一省冗官去靡費遂裁減數千萬郡國減過半則上下皆足而國家可保矣此爲人君者之所當法也

○安帝永初二年春正月御史中丞樊準以郡國連年水旱民多饑困上疏請令大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食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太后從之

○三年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歲終饗遣衛士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

臣若水通曰侲善也善童子逐疫之人也災異荐臻陰陽不和之所致也永初二年三年減官役減長物去戲禁樂以寬水旱饑民之困可謂知重民力而不作無益矣抑不知陰陽不和水旱爲災皆女主之應爾以鄧后之賢而不能歸政嗣君委任宰輔和人心順天道以消災異祈休祥何明於彼而昧於此邪

○漢桓帝永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食之京師蝗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

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
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
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今民衆而無所食
群小競進並噬無厭恐卒有役夫窮匠挍斤攘
臂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和雖方尺之錢何能有
救其危也遂不改錢
臣若水通曰衣食之於人大矣人而無食雖
父母之至愛不能以保離散之子雖皇羲之
純德不能以保愁怨之民豈不可畏也使桓
帝能因劉陶之言不但不改錢而已必能止
役禁奪則民殷財富而國可安矣惜乎其不

足以語此

○桓帝延熹六年冬十月丙辰上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輯四方離散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急也書奏不納

臣若水通曰遊獵禽荒也冗役也桓帝當三空兵亂之時乘農田種藝之候肆其遊獵而不知恤民欲國之不亂上得乎書之以為人君侈費之戒

○漢靈帝光和三年十二月作畢圭靈昆苑司徒
楊賜諫止帝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
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王四十里人以爲大
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爲之
臣若水通曰靈帝與文王之囿所謂天理人
欲同行異情者矣文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靈帝免於民怨乎文王之囿以蕃草木鳥獸
芻蕘雉兔者往焉靈帝之囿遊觀而已寧免
以麋鹿而殺人乎楊賜之諫帝欲止役而卒
爲之者芝松二臣妄引古義以逢君之惡以
殃民者也豈容於堯舜之世哉雖然崇侈縱

奢而不恤民食者亦帝之心素蠹矣二臣特巧中其欲爾人怨天譴何所逃哉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二月詔問朝臣政之損益長史傅咸上書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廩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也當今之急在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

臣若水通曰傅咸此書切中時弊矣夫官多則民擾役重則民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爲

農民也而反冗官冗役以病農如此而望天下之治可得乎

○咸寧五年十二月又議省州郡縣吏半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説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

臣若水通曰荀勗省吏省官省事清心之説善矣昔者禹爲司空兼任百揆一人而兼任四岳當時之事亦無不治正以能清心故也

第惜昜知清心之說而不知聖賢精一執中
爲清心之道乃以蕭何清靜當之由學之不
講也

○晉惠帝永寧元年嵇紹與齊王冏書曰唐虞茅
茨夏禹卑宮今大興第舍及爲三王立宅豈今
日之急邪

臣若水通曰唐虞夏禹當豐亨之盛而猶儉
于用財而不敢侈晉之時何時也奸臣擅權
兄弟相殘兵戈四起天下民窮財盡極矣而
冏猶營造不已糜財困民而不恤雖以嵇紹
之言而不知禁止此所以卒至敗也歟

○晉愍帝建興元年三月漢主聰欲作鷁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爲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是以先文皇帝身衣大布居無重茵后妃不衣錦綺乘輿馬不食粟愛民故也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餽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爲民父母之意乎

臣若水通曰同一財也散之於下則爲兆民之命聚之於營作則供一人之欲而已一人之欲無窮兆民之命有限幾何而不怨以叛

乎劉聰暴虐不足與圖存者其窮奢極欲所謂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乎元達之言後之人君所當戒也

○元帝太興四年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武陵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為妖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為之罷役

臣若水通曰勞民築臺此冗役也冗役必有大費民之膏脂竭矣閻曾託武公以為諫權而不失正者也張茂聞言即止其庶幾能補過者乎

○晉明帝大寧三年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擁枹罕
不服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
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
亡可必柰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

○晉穆帝永和元年燕參軍封裕上䟽謂今官司
猥多虛費廩祿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

臣若水通曰冗兵冗官皆國家之大蠹也劉
慶之諫駿乃息兵封裕上䟽虛祿沙汰冗費
去而國用舒矣亦曰有利哉

○宋武帝大明二年十二月魏以高允爲中書令魏
起太華殿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帝大起宮

室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
隙况建國已久宋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温室
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脩廣亦宜馴致
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
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况四
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
納之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常
屛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群臣
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
出然終善遇之
臣若水通曰魏文成一納高允之諫而所省

役四萬人財費饋餉稱之爲利不亦慱哉當
是時南北瓜分一時之君興亡倏忽若槿華
之開落獨拓跋氏享國久長盖其君頗知用
賢納諫省費足國故爾况中華之大君而率
由是道其國家永命寧有旣邪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魏文成帝從寇謙之奏作
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鷄犬以上接天神功費
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
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
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
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帝不從

臣若水通曰魏文成作宮欲高接天神功費
萬計所謂矯誣上帝暴殄天物者矣太子之
諫深切著明帝迷而不悟不知格天有道也
民怨天怒勞民傷財其不爲天神所厭者幾
希矣

○宋明帝泰始七年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
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
尚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
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會稽虞愿侍
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
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

上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臣若水通曰明帝侈事浮屠自以爲出己之財而不知民之妻子膏脂也自以爲功德而不知其實府辜功也雖以虞愿之直言而不悟猶且怒之愚亦甚矣末作之競難矣哉

○齊高帝建元三年四月庚辰魏孝文帝臨虎圈詔曰虎狼猛暴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旣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貢

臣若水通曰書云珍禽奇獸不畜于國蓋以其無益而損財也人君爲天地民物之主其道在於養民而俾萬物各遂其性也柰何捕

虎以滋民害設圈以遺物情使之食人之食

哉魏主罷之其亦知務者矣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正月大司馬蕭衍下令凡

東昏時浮費自非可以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

備者餘皆禁絶

臣若水通曰撥亂反正者必先去奢從儉然

後民安國富而天下可得而保也梁武初立

即下令以禁絶先朝之浮費庶乎知節用愛

民矣然而不旋踵捨身傾國以奉浮屠而不

恤民之窮書曰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可不鑒

哉

○梁武帝普通七年十一月時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征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華夷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疆暴自息矣不聽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人君不能去其欲則取民無制盜賊繁興征討日起財用愈窘則横征益煩民益去而爲盜其不亡者鮮矣盜賊之起國用之煩雖守令者之奉行過暴亦由君心之欲有以使之爾魏帝正宜清源正本信辛雄之言下罪已之詔罷厚歛以省民擇守令以撫綏則循可及止矣釋此不務卒使窮兵暴歛相持民怨變生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矣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冬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二以爲今天下所以貧賤良由風俗侈靡

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
殽同綺繡露甘寖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實主之
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
無有等秩爲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
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
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
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者之
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
得邪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
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群
故勉彊而爲之苟以純素爲先足正彫流之弊

矣其四以爲今天下無事而猶曰不暇給宜省
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内省職掌
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及國容戎備四方
屯傳邸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
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
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
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
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可
以言富疆而圖遠大矣

臣若水通曰此賀琛告梁武帝之言也巨億
者億億也傳讀曰附言罷官家食之人復出

爲官猶不能奮飛之鳥復傳之羽翼也治理事之所署舍止之所邸諸王列第及諸郡朝宿之區肆市列也國容禮樂車服旗章也戎備用兵之器備也屯軍屯也傳驛傳也臣謂靡俗成於下而蹙於上工役興於上而害於下皆君之責也人君示民以朴則侈靡息而公私足矣罷兵息民則用不費而財力紓矣琛之言誠救時之急務也梁武不能用以自取滅亡無足怪矣有國家者知二者之弊皆出於已則知所謹而裕民足國之道不外是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九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

省國費三 冗官冗食冗兵冗役附

○隋文帝開皇三年十一月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楊尚希曰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已衆資費日多吏卒增倍租調歲減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閒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請廢郡帝從之甲午悉罷諸郡爲州

臣若水通曰古之立官也所以養民今之爲官也所以養於民古之養民也寡今之養於

民也多此治亂之由分也况其賢不肖之不齊而盜諸民以自私者日益暴也是古之設官也將以利民今之爲官也將以暴民此楊尚希之請損於隋利民之大者也後世又不但郡縣之多至於濫設之官又有不可勝計者國計安得而不困民財安得而不竭也哉

伏惟

聖明察其冗員而損之天下幸甚

○隋文帝仁壽二年史臣曰帝自奉養務爲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宜補用自非享燕所食不過一肉後宫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

壽之間大夫率衣絹布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

臣若水通曰儉之爲德其至矣一人倡之則萬民化之一人倡之則國有餘財萬人化之則家有餘食衣食足風俗淳禮義興而戶口增皆儉之效也故克勤克儉禹以之興邦而創業之君未有不法禹而興者也及至承平之主則侈肆無度盖未睹於廢興存亡之機在儉侈之間爾人主可不監於此乎

○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與群臣論止盜

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爾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若水通曰太宗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有四善焉寡欲一也足國二也裕民三也止盜四也行一事而四善集焉人君安富尊榮之道也善謀國者何憚而不爲哉

○太宗貞觀元年二月分天下爲十道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率來

新皇爲之割置州縣以爲寵禄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一曰關内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以民少吏多併省州縣分爲十道臣謂非但無爲民少吏多而已吏多則食衆民少則賦煩以煩賦之民奉衆食之吏幾何而不貧以死去而爲盗爲亂也哉省官以節用而安民乃無爲治之急務也爲人君

者可不念之哉
○貞觀四年六月乙卯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
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
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
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
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
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
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
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
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戛摩火出乃鑄鐵為轂
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

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
數十萬工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
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
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
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
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
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爾上嘆
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
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
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
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於天下繫於一念敬肆之間爾敬則恭儉恭儉則土木狗馬之念不生財不傷而民安矣肆則驕奢驕奢則瓊宮瑤室之心莫制傷財而害民矣太宗杇毀隋氏之宏侈而不免躬自爲之豈非始敬而終肆邪不然何一人之身而前後不同也向非玄素之諫唐不免爲隋矣是故天下之廣居者仁也內有廣居之居則外之宮室不足美也不然人心之欲莫甚於此而與天下之害以致覆滅者亦莫踰於此也人主可不慎歟可不求其廣居而居之歟

○貞觀十一年七月馬周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馬周又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

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
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役故也自古以
來國之興亡未有不繫於百姓之苦樂也
臣若水通曰馬周二疏可謂切矣以國家之
治亂繫於民心以民心之向背繫於賦役以
賦役之煩簡繫於營造可謂切矣惜其未能
以營造之豐約繫於君心之天理人欲爾故
曰正其本則萬事理人君可不求正心之學
乎
○貞觀十一年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
偫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

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柰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若水通曰孝經云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太宗於是乎幾於危與溢矣范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向非魏徵之諫則太宗必遂忘其貧賤之時而侈富

貴之欲何以保其有乎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魏徵之謂也

○貞觀十一年七月乙未車駕還洛陽詔洛陽宮爲水所毁者少加脩繕纔令可居

臣若水通曰洛陽之水壞宮室固也使復少有興作則時荒費廣民不聊生爲害尤甚是又洪水滔天之患也太宗四年六月因張玄素諫營繕洛陽即爲罷役而云他日以事至洛陽雖露居無傷也今復令少加繕脩豈前日營造之念其根復萌哉人心惟危此之謂矣

○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之所能載宜具舟艦爲水運隋末劒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劒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帝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强偉於劒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九月遣張士貴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顧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

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其穀價踊貴劒外騷然帝
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
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
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工事
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庸皆
從官給
臣吉水通曰孟子云善戰者服上刑為其殃
民蠹國之甚也太宗逞其喜功好大之心而
不知兵行必巨費費出於民而民心離費出
於官而公用窘無一可者夫以四方底定乃
復爭利於海嶠小夷殘民力竭國用民脂而

爲之至於離散而不恤猶以皮膚而困心腹也其亦惑甚矣哉

○充容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畧曰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又曰雖復茅茨示約猶興土木之疲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臣若水通曰太宗之初亦崇簡約矣不旋踵而事征伐崇興作尚玩好者何邪克念與罔

念之間也鮮克有終此其一矣夫徐惠一婦
人爾其言固可傳之萬世也後世之君豈可
復蹈太宗之失而重遺徐惠之笑哉

○唐高宗乾封二年六月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
宮頻征伐四夷廐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
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廐
馬數千匹

臣若水通曰高宗親承帝範於太宗而不能
戒其淫侈之念以耗邦儲殘邦本何邪天理
難明而侈欲易縱也雖然太宗亦躬自蹈之
矣故人君欲示節儉於子孫者必自身心始

矣

○高宗總章二年秋八月詔以十月幸凉州來公敏獨進曰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誠未爲易上善其言爲之罷西巡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後世之君遊幸無度勞民傷財殊非先王巡狩以爲民者矣高宗欲巡視遠俗而宰相以下莫敢諫止獨得來公敏數語以寢其行遂寛下民百端之供億仁人之言其利博矣

○高宗儀鳳三年九月上將發兵討新羅張文瓘輿疾入諫曰今吐蕃爲寇方發兵西討若又東

征臣恐公私不勝其弊上乃止
臣若水通曰張文瓘真忠臣也臥疾于家猶不忘東征之諫幸帝寤而止焉則上而愛君下而惜民公私之益皆得之矣謹錄之以爲后世之君臣告焉

○嗣聖十四年十月狄仁傑上疏以爲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畧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

外徼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土不足增賦獲其人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爲天所祐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興大役於不毛之地冗兵也動廣費於虛斡之餘害民也夫兵所以衛民而反以害民豈國家之利也哉狄仁傑舉秦皇以爲窮兵極武之戒舉漢武以爲息兵罷役之勸誠至論也人君有安國子民之心者尚潛玩焉

○嗣聖十七年太后欲造大佛象狄仁傑上䟽諫曰比來水旱不節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哉太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臣若水通曰武后佞佛所費不貲府庫爲虛

民不堪命矣而仁傑從容數語竟寢大像之造國用以省民勞以息仁傑之有功於唐也豈可以一二計哉

○中宗景龍元年九月蕭至忠上疏以爲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粱肉不可以公器爲私用今列位已廣冗員倍之下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内朱紫盈滿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

臣若水通曰蕭至忠謂不可以公器爲私用

惜名器也其言當矣至謂可富之金帛食之粱肉則國費濫矣奚可哉盖名器之濫壞禮傷化也而國費之濫傷財害民也國家之患濫名器爲上而侈國用次之然而致虛耗成敗亂未有不由此二者其失均爾故明主愛一嚬一笑藏弊袴以待有功今至忠之言猶紾兄之臂而奪之食乃謂之姑徐徐云爾

○中宗景龍二年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辛替否上疏諫曰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又曰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書奏不省

臣若水通曰古之帝王功懋懋賞員官不及私
昵而不作無益害有益也中宗所賞者果功
乎所官者非私昵乎沙彌寺塔非無益乎中
宗嘗崎嶇於危厄之中矣知少悔悟宜其罪
已以謝萬方也顧乃逞艷妻妖女縱欲以蠹
國雖有替否之忠言了不之省卒之以元首
之尊而蹈齊負之禍悲夫

○唐中宗景龍二年七月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
爲邊境未寧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
營建佛寺日廣月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
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

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群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

○唐睿宗景雲元年五月辛替否上疏以爲近年以來水旱相繼兼以霜蝗人無所食未聞賑恤而爲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陛下豈可不計當今府庫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

臣若水通曰世濟其惡豈中宗睿宗之謂乎中宗不恤疆場之費而爲如來營寺塔睿宗

不懲中宗之失不恤饑饉之災而爲二女造
觀靡費不貲以呂元泰辛替否切直之言而不
能用惜哉謹録之以爲節用愛人之君告焉

○睿宗景雲元年八月姚元之宋璟及畢構上言
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
凡數千人

臣若水通曰國家設官所以爲民而保其有
者也斜封官始於韋后及二公主私門之啓
所以空府庫而耗民財者亦已甚矣睿宗在
位雖無可稱而能聽姚宋畢構之言革先朝
之弊政其有利於國豈可誣哉

○唐玄宗開元二年五月己丑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有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

臣若水通曰官冗則費多而况乘之以饑饉乎玄宗罷員外官則歲雖饑而其費省可謂能自損以從天時初政清明此其一端也然又有所謂別敕者得不開他日之門乎譬之去草猶留其根其後滋蔓日長而淫倖無厭宜矣

○玄宗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

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
奏益兵寖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
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若水通曰自古疆域之廣莫過於唐至開
元時海內安富行萬里者不持寸兵供億不
煩可謂盛矣使帝清心寡慾不至侈費而後
人繼之唐雖至今猶存可也柰何侈欲一萌
而邊將益兵供億十倍日益月盛公私勞費
而民困始極及漁陽倡亂父子顛越自是紛
紛多事而帝以憂殂子孫曾玄疲於奔命以
至河北陸沉沙陀囊括其禍皆玄宗始之也

兵力之衆疆域之廣安足恃哉

○代宗大曆二年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爲章敬寺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財不足用奏毁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費逾萬億

臣若水通曰代宗身所御衣必浣濯再三其自奉可謂儉朴矣至乃信朝恩之惑而大營佛寺浪費民財以至此極何也盖人主之德不以一己之儉爲可貴而以無所不儉者爲切要也否則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豈人君之大德哉

○大曆二年高郢上書畧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

一寺增輝國家求圖無窮以百姓爲大括人就寺何福之爲又曰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又曰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爲法而崇塔廟踵梁武之風乎又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搒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

臣若水通曰高郢之言抑佛寺之崇重民財之惜諄諄於人鬼禍福德怨之辨意亦至矣夫以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若夫崇佛以傷人財徼福而反生禍爲人君者盍亦反其本

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一

省國費四 冗官 冗食 冗兵 冗役附

○唐德宗建中四年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荊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帝憂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境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者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

蔡氏蓮齋圖書
栢亭書屋藏書

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千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

臣若水通曰德宗憤王靈之不振而思有爲則當省費休兵足食足兵而民信俟時而動則可以制梃而鞭笞天下之不庭一詔所出而從命所謂不應後志者矣顧乃不然無故

而動十六道之兵出境環戍所謂冗兵之尤
者也諸將士出境而止以叨焦三人之給所
謂冗費之尤者也以冗兵動冗費而間架除
陌之征起焉其殃民禍之尤者矣邦本蹙絕
愁怨聲聞彼強鎮者方幸災樂禍而起乃至
陷都邑迫乘輿呼而謂民曰不奪汝商稅就
貸矣不稅汝間架除陌錢矣德宗至是星行露
宿求稅駕於一夕而不可得況望其振王靈
乎宋儒范祖禹曰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
息必有意外之患眞知言哉
○建中四年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

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畧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
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
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
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
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
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
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畧曰今
關輔之間興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
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
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
之贄請追還神策六軍明勑涇隴邠寧但令嚴

備封守仍令吏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
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
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揺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若水通曰書稱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甲冑
啓戎干戈省躬盖以兵動干戈則靡國用虐
生民矣是以聖人戒之德宗喜攻而窮兵然
窮兵則好貨好貨則橫斂橫斂則民亂民亂
則禍生而危亡至矣陸贄見微知著而盡言
之冀其改也乃猶不悟不思民財匱則心傷
民力竭則心悖趙襄子所謂竭民膏血以實
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者也卒之漣水操

戈大呼不守贄之言驗矣後世之君知以德
宗爲戒而節省國費盡有取於贄之言哉

○德宗貞元三年閏五月庚申大省州縣官員收
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
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臣若水通曰德宗從張延賞之言大省州縣
官員而李泌乃請復之其言曰戶口雖減而
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
有職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爲未當也蓋設官
分職以爲民也冗職可減也有職不可減也
夫收官之祿以給戰士延賞之計行得損益

矣李泌之言以冗官易州縣之官亦權之宜不失公私之利未必不爲得也夫增其所宜增減其所宜減者其在人君秉吾心之權衡而爲之輕重乎

○憲宗元和六年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爲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内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請勅

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
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
臣若水通曰傳有之官多則民病病在剥食
其膏脂也夫設官之多至唐極矣吉甫所謂
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
輩是已然則民何爲而不困財何爲而不竭
邪人君能於其可去者去之亦足財裕民之
大道也
○穆宗長慶二年春正月中書舍人白居易請詔
光顔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
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

衣糧兼恐撓敗軍政故也今既秪留東西二師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須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自古安危皆係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報

臣若水通曰選省冗兵則兵精而用節其養豐其氣充其志一如鋭小之人精神充滿遇豐大而寡力者必能出入之矣則亦何戰而

不勝哉居易之論可謂盡之矣為國家大事計者其思之可也

○敬宗寶曆二年三月罷修東都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阤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凑皆請以兵匠助脩東都三月丁亥敕

以脩東都煩擾罷之

臣若水通曰修東都煩擾此義理之說群臣之所已言也朱克融王庭湊請以兵匠助修此禍福之釁事機之所已動者也史言修東都之後非以群臣論諫而罷特畏幽鎮之稱兵而罷爾 臣謂是未得其情也夫義理之心人孰無之言之不悟者必有所蔽爾及夫禍患之機警發而通之則沛然矣雖然自古拒諫之君固由其心之不明抑亦進言者過於訐直有以激成之也然則敬宗罷東都之役以息傷財害民之患豈亦裴度諷諫之力

歟嗚呼此人臣所以貴於諷諫也

○宋眞宗咸平三年正月帝至自大名上之在大名也詔諭丁夫十五萬修葺黄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十六七

臣若水通曰脩河非冗役也至以丁夫十五萬則役至冗矣夫役冗則罷民力竭財用歛衆怨而搖國本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愼哉

○宋仁宗寶元元年六月詔省浮費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

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兵吏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臣若水通曰易云損上益下民說無疆仁宗此舉則上雖損君之服用而君道愈光下則予庶民體群臣而臣民說矣其誠賢君也哉

○宋仁宗皇祐元年八月汰諸路兵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爲不可帝以爲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爲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

地以省邊費

臣若水通曰紓國家之急莫如豐財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蠹財者而已國有冗兵乃蠹財之尤者而去之則老弱無能不得以幸食財不求益而自無不益也以此推之則汰兵者務實食其力夫兵實食其力則財不虛用豐財之道也

○徽宗正和五年六月作三山河橋先是蔡京以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未幾水漲橋壞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不過因時而脩之以利民爾至於三山二橋者役夫數十萬非冗役害民者乎自古國家之亡未有不由於奸邪奸邪亡國之計未有不由于大興作以肆遊觀開邊隙以邀事功酷聚斂以誇富侈如蔡京之爲以蠱惑君心者爾噫明君能知奸邪之蠹國必迸逐而去之則公私不費而安富尊榮之福自臻矣

○宋理宗寶祐四年九月監察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

度日廣景祐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臣若水通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極矣官得其人而祿有餘裕是以分田制祿上下相濟而不相病也理宗之時疆土蹙而賦歛日繁如賈似道史嵩之麾下干進之吏不知幾百誠如朱熠所言者矣使理宗嘉其言而用之剛明獨斷則費省

而民富兵強恢復之圖亦不難遂矣

○元成宗大德七年詔蒙古軍居山東河南者免戍甘肅簽樞密院千奴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甘肅動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產甚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困苦日甚今日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為非計乞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令有司為贖其田產妻子從之

臣若水通曰山東河南之去甘肅萬里自此往戍豈特鬻田產賣妻子而已道途之勤饑寒之苦風土之不宜縱脫死亡亦皆痛憊以

若愁思妻子之衆就死氣息奄奄之餘而攻
守焉其奚以能支敵哉夫枵腹待哺于國有
傷而剜肉醫瘡于彼何補元成宗以邊陲無
事不欲虛殫兵力免河南山東者之戍而以
近甘肅之兵代之上以節國用下以全民力
誠得計矣

○元武宗至大三年冬十月詔減宮人膳尚書省
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待雖廣亦不能給帝曰
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費實減之

臣若水通曰元武宗因尚書省言宣徽院廩
給日增儲供不給乃併後宮飲膳而費實減

之此可謂賢矣或曰人主苟有天下之大患
則後宮飲膳之小費奚用減焉夫一飲一膳
民膏民脂故人君欲節用而愛人必自身自
家始矣故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豈禹以
天下不能周其身哉武宗之心本亦何異於
禹之心也誠見所以飲膳者皆吾民之膏脂
也宮人可以薄其口腹不可使吾民之剥其
膏脂故感于尚書省之言而觸其不忍人之
心爾嗚呼以此心而節天下之財則天下安
得不樂從而風動也哉後之論世者不可謂
元無人也

○宋儒程顥策云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兵衆乎冗秩之遺重乎遊食之徒煩乎無用之供厚乎爲今之計兵之衆豈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擇其精秩之遺豈能遽絶之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遊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驅之農無用之供厚則在絶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

臣若水通曰四者皆散財之流也取於民者其源一而已矣夫取之者一而散之者四譬之一源而四流欲水之不竭不可得也一木而四蠹欲根之不拔不可得也今之欲省費者

省其流而已矣是故其流塞而源之來自無
窮矣夫財國之本也無其財則國非其國矣
故人君節用之爲貴焉
○楊時日錄王安石曰臣見陛下於殿檻上蓋氈
尚御批減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費於
結絡上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忍橫費如
此糜費圖作甚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爾安
石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
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爲過當守財之言非
天下之正理
臣若水通曰安石主行新法爭天下之利以

富國矣至此又開人主侈用之端何邪充其說不至於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砂者哉且謂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爲過當夫堯舜土階茅茨禹惡衣菲食文武卑服未聞行堯舜之政者而反竭天下以自奉也安石之學術可見矣嗚呼世常慮有臣而無君當是時有其君矣而臣莫與之將順其美禁其欲而反有以啓之惜哉傳曰畜君者好君也安石豈有愛君之心乎噫其亦不忠甚矣惜乎神宗惑而不悟爾後世近君之臣當以安石爲戒

焉

○楊時經筵講義有云恩愛人必先於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非所以爲節也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

臣若水通曰財者民之膏脂也故至仁之君焦所愛必焦所節節其膏脂則愛其身也至矣節其財用則愛民也至矣故觀其所節而其視民如傷之仁可知矣用之者節故能取

之有道恭儉之君也傳曰儉者德之共也夫儉君子之所尚也而不當於義焉則亦固而已矣是故儉所宜儉中正之道也後之人主其試思之

○楊時述周憲之奏云比年以來吏多額外而行移者多違日限故中外以爲病今若依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之實効矣

臣若水通曰冗吏所以耗財者也在人主沙汰節制之爾若楊時之言可爲萬世省費之法矣

○張栻曰紹興六年王司諫縉進對言陛下憂勤恭儉圖濟中興往歲金翠之禁自內庭始天下風靡而近者庫藏供瑇瑁坑冶採青綠未必以爲器玩設飾之用然恐下之人妄意好尚緣類而至願深戒明皇之失終始惟一以求無疆之休

臣若水通曰愼厥終惟其始則治可成業可保矣昔者唐明皇即位之初焚錦繡珠玉於殿前致開元之治其終也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而天寶之亂幾不能自免是皆不能愼終之咎也貽譏後世宜哉詩云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故知愼終之難爲人君者尤宜戒謹
也
○國朝辛丑七月甲子宋思顔曰近句容有虎爲
害
上既遣人捕獲傻之令豢養民間飼之以犬無益
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賜
百官
臣若水通曰書云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君
奉天以愛民惟去其民害而已矣苟以養民
之物而養食害民之獸則是違道逆天也豈爲
君之道哉惟我

太祖高皇帝仁聖天縱有不忍人之心故一聞思
顔之言沛然除之書云珍禽奇獸不畜于國
此之謂也
聖子神孫所宜視法焉
○乙巳春
皇祖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
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
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
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
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
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

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illegible]

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陳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臣若水通曰兵貴精不貴多不精而多是冗兵也冗兵是冗食也耗國用傷民財莫甚於此者是故兵不可廢也在精之而已矣

皇祖深知其義是以親試將士分隊習戰驗其勇怯等其賞勞所以精其兵而省其食不使蠹

國害民也可謂得豐財之道矣由今觀之行伍之兵老幼衰弱冗濫害財之患亦有識者

之所深憂也
聖明尚體察於一念之間以
皇祖之言勇決行之則去冗兵以節餘財其不致
久安長治之休也哉
○洪武元年十一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
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
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
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
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
不當祀者並禁止
太祖皇帝諭之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

明費出己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紙瓣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膏以此爲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爲國爲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臣若水通曰語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財出於民傷財則害民矣苟以非禮之神祀而費有益之民財智者固如是乎我

太祖高皇帝有見於此諸不在祀典者並禁止之嗚呼庸君世主之陋習一日而盡革之斯世

斯民何其幸哉

○洪武元年十二月

上退朝還宮

皇大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内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爾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臣若水通曰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書云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祖考者子孫之所觀法不可不示之以儉德也教家以儉其後猶奢教家以奢其弊可勝言哉觀

皇祖謂宮中隙地不起亭臺爲遊觀之所財無浪費矣但令種蔬地無遺利矣是克勤克儉也至於以商紂之奢漢文之儉判治亂之原指之以示

太子諸王不惟家法之善實有以培植宗社之大本也其崇儉防奢之意深矣

聖明率由

祖宗之家法尚當求之於心焉

○洪武五年九月

上念驛傳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馬夫而至破家者乃諭中書省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勿傷不善者徵斂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銜勒厲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馬既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也豈可蹈其覆轍邪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庶幾其力有餘有司務加存恤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臣若水通曰伏覩我

聖祖因元驛傳害民之弊而哀矜之至有視民猶

己之論

聖祖之心即文王視民如傷之心也及以君之治民如以人馭馬銜勒鞭策求騁不已則傾蹶同之至切矣至於寬猛暴縱之言非執中御民之道乎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乎今之民力民財日蹙矣

聖明尚思惟於一念之間節其力以厚其財省其後以阜其生則上下充足而治安矣

祖宗丕緒可求於無疆焉

○洪武八年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技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勑所司如朕之志

臣若水通曰人君欲固邦本不可不節財用欲節財用不可不去冗費是故臺榭在所可無而宮殿在所當建也於其所可無者而興

作與其所當建者而華飾皆足以費財而害
民也
皇祖知之傷今追古節費裕民敦朴垂後之意至
矣儉德永圖固
聖子神孫萬世之宜法守也
○洪武十三年五月命會寧侯張温雄武侯周武
往河南理務時
上以河南造周王宫殿恐軍民服役勞苦故命温
等往撫之仍諭之曰河南將士疲勞多矣宜善
撫之凡役萬人者可役千人役千人者可役百
人使得更休毋盡其力

臣若水通曰國之所以爲國者民而已矣民之與國安危同焉故治國之道在節用愛人節用則稅歛薄力役寬民安而國亦安矣故寛一役則得一人之安薄一歛則民享一分之食力舒而財豐矣

皇祖受命而興爲民造福者也觀其因造王府恒恐軍民服役勞苦乃命官撫之且諭恤勞咸役使得更休以寛其力一念之愛天地生物之仁也

聖明爲國保民尚以

皇祖爲法

○皇明祖訓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自揣量來犯我邉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邉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臣若水通曰此

聖祖戒勿輕伐夷狄之言也夫夷狄之人如禽獸然何係於中國之輕重也但後世人主有喜

功之心輕兵數戰以殄其民以耗其國家何
益哉故我
聖祖切切以輕伐為戒其四夷邊境但選將練兵
令謹備之天地包含之仁裁制之義益可見
矣

○天順二年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群臣
英宗皇帝顧學士李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
計牲畜甚衆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
之何如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減之亦是由
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減惟慶成一宴歲不

缺云

臣若水通曰我

朝四節之中慶成其最大者也其三節則其小者

爾禮之大者不可不宴禮之小者可以宴可

以無宴與其宴而傷財孰若省之以從禮易

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侈用而至於害

民豈仁君之心哉我

英廟省宴之舉遂爲著令裕民足國其有旣乎惟

聖明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安民裕國之要在是

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一終